

第一章 我也要從軍

虞柏舟是大齊梓鄆城公認的第一公子，有不少名門貴女厚著臉皮上門給他拋桃花枝，卻全都被常素素拿雞骨頭給砸了出去。

常素素這輩子最大的願望是騎著高頭大馬，娶白俊的虞柏舟進丞相府。

誰敢跟她搶虞柏舟，她必定會將對方舉起來，扔出幾丈遠！

虞柏舟是虞仲虞大將軍的獨子，常素素是常麒常丞相的獨生女，兩人的爹位高權重，皆是朝廷頂梁柱。

傳聞中常素素秀外慧中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十二歲時在太后壽宴上作了一首賀壽詩，大顯才華，芳名揚遍帝城。

傳聞中虞柏舟能文能武，提劍斬野獸，拔劍是英雄，十三歲那年在皇家獵苑狩獵，一劍斬了失控的野熊，自此少年英雄的名號便掛在了他身上。

但這些僅僅是傳聞，實際上作詩的並不是常素素，而是虞柏舟，劍斬野熊的也不是虞柏舟，而是常素素，素素才是「少年英雄」這個名號的真正主人，而虞柏舟才是「秀外慧中」的主。

素素四歲的時候，跟虞柏舟在將軍府後院摘桃子，奈何桃樹太高，兩人爬不上去，口齒不清的小素素袖子一挽，嘴裏唧唧咕咕了幾句，轉身跑去搬了一塊百斤巨石過來給虞柏舟墊腳。

那會兒虞柏舟還小，並未意識到哪裏不對，直感歎道：「妹妹力氣真大。」

素素六歲的時候，她跟虞柏舟手拉手去皇家私塾上學，老師是太傅，同學都是皇子公主。二皇子十二歲，見虞柏舟個子小便帶著公主妹妹、皇子弟弟欺負他。

素素見他被欺負，水汪汪的眼睛一瞪，拿過太傅的戒尺跳上桌，對準了二皇子就是一頓抽，最讓旁人驚訝的不僅於此，素素竟將二皇子舉起來，扔沙袋似的給扔了出去。

末了素素還輕鬆地拍拍手，嬌嫩嫩地「哼」了一聲，「讓你欺負我家柏舟……」

那件事後，常丞相就再不敢送素素去皇家私塾，請了先生在家教素素念書寫字。

丞相夫人從此事看出女兒天賦異稟，覺得女兒是個學武的料子，她瞞著常丞相，讓女兒以養性子為由，帶著女兒去武當山、少林寺、峨眉山拜師學藝。

素素本身底子好，力氣大，學了一些招式後更加勇猛。

素素十二歲那年跟虞柏舟上山踏青。

那會兒正是盛夏，烈日炎炎，兩人縮在樹蔭底下乘涼打盹，不知從哪裏冒出幾個青衣匪徒，將他們圍得嚴嚴實實、進退兩難。

素素長那麼大沒見過匪徒長啥樣，頓時興奮起來，一臉雀躍，「柏舟，有土匪！」

我不是在作夢吧？」

土匪碰上素素，全然是豆腐撞石頭。

匪徒們是豆腐，素素是石頭。

素素手抓大刀輕鬆幾揮，須臾間切斷土匪衣帶，將他們衣裳削了個精光。

匪徒們也有自尊心，被十幾歲的小姑娘削了全身衣服，簡直恨不得跳進火坑燒死自己，不禁哀嚎道：「匪可殺，不可辱！」

自那次後，虞柏舟又多了個「斬匪英雄」的稱號，每次他跟素素去茶樓喝茶，總有小姑娘來向他討墨寶，更甚有想撲進他懷裏一沾英雄氣息的。

當然，想近虞柏舟身的姑娘皆未能得逞，每一次都被女扮男裝的素素給一掌推出去。

但凡遇到這般瘋狂遭遇，虞柏舟都想掀了八仙桌，狂嚎一聲，「劍斬野熊、徒手鬥五匪的人不是我！」

如今虞柏舟十五歲，虞大將軍歸來在即。虞大將軍在戰場上聽說了兒子劍斬野熊、徒手鬥匪的英雄事蹟，一開心打了勝仗，恨不能飛回來抱著「武功高強」的兒子滿城炫耀一番。

兒子出息，老子臉上有光啊。

理想豐滿，現實骨感，實際上虞柏舟劍術不成、槍法也不行，遠在路上的虞大將軍根本就不知道英勇的兒子不會武功，他若知道真相，依他的脾氣估計會將虞柏舟打個半身不遂。

虞柏舟還在想該怎麼逃過這一劫，他托著腮，倚著雕花楠木窗，歎了不下數百聲的氣。

歎著歎著，突然從窗外探進一顆圓腦袋，窗外的少女笑嘻嘻瞧著他。小姑娘一雙杏眼極有靈氣，一張包子臉白皙水潤，肌膚吹彈可破，體態尚算豐腴，十足一個水湯圓。

這少女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青梅常素素。

素素雖容顏嬌嬌，但行為糙糙，一頓得吃一桶飯，徒手就能舉起一頭牛。

虞柏舟抬頭瞧見她，嚇得差點沒將手中的兵書丟出去，他的房間在閣樓，這素素突然在窗外出現，必然又是用輕功飄上來的。

素素總說自己是梓鄆水上漂，虞柏舟總將她想成一隻在水面上笨重浮沉的肥鴨子。

素素站在閣樓外的屋簷上，身上穿著白底靛藍梅花竹葉刺繡領米黃對襟褙子，下著淺色長裙，頭上綰了雙螺髻，裙襬跟髮髻上的嫩綠髮帶一飄一飄的，就像個小仙女似的。

他還未回過神，臉頰旁拂過一陣風，素素已經從窗外飄進了屋內，直奔他桌上那盤芸豆捲而去。有美食的地方總有素素，但凡有人往將軍府送美食，素素一準兒隨後到。

素素也不客氣，拿了一個芸豆捲往嘴裏塞，糕點色澤雪白，吃在嘴裏柔軟細膩，餡料香甜香甜的，十分開胃。

本來虞柏舟還想跟素素商量一下他不會武功這件棘手的事，還沒等他開口，素素已經吃盡糕點，擦了嘴，留下一句「謝謝柏舟」跳窗離開。

翌日素素便收到消息，皇帝要在皇宮設凱旋宴，點名讓虞柏舟跟荊副將表演摔跤。素素一打聽才知道，皇帝不僅點名讓柏舟跟荊副將表演摔跤，且點名讓她在凱旋宴上彈琴。

聽到這個消息，素素嚇得連最愛的棗泥糕都扔了。就柏舟那小身板，哪兒能摔跤

啊？可不是被摔的料嗎？

她低頭看著自己一雙小肥手，又是一陣感歎：她哪裏會彈琴？她只會磨刀霍霍向野獸啊！

常丞相素日公務繁忙，從不管教女兒，他一直以為閨女是滿腹才華、溫文嫋雅，並不知道素素會武功。

再說虞大將軍，他長年在外征戰，離家的六年裏兒子在家做了什麼，他也一概不知——他只知道兒子不僅能劍斬野熊，還能徒手捉匪。

虞常二老相互比較子女已經不是新鮮事兒，他們兩人的淵源不知被說書先生講了多少回。

兩人當年一個是文狀元、一個是武狀元，且是結拜的兄弟，但他二人同時喜歡上了梓鄆城的金刀女捕快——素素娘。

之後常丞相娶了素素娘，虞大將軍也接受先皇賜婚娶了林太尉的女兒。後來虞夫人生下兒子，隔了一年，丞相夫人也生了素素，虞大將軍得知常丞相得了個閨女，扯著一歲的柏舟去丞相府炫耀。

當時虞大將軍指著襯裡皺巴巴的素素，囑咐兒子說：「瞅見那個皺巴巴的小姑娘了嗎？以後給爹爭氣點，拐回來當媳婦知道不？即使拐不回來，也要事事比那姑娘強！」

於是兩個爹就開始了攀比孩子的不歸路。

虞大將軍送虞柏舟去私塾，常丞相把素素也塞進去。

虞大將軍揚言要把兒子培養成一代名將，常丞相發誓要把女兒培育成滿腹經綸的絕代佳人。

這天晚上，素素一家圍著八仙桌在堂屋吃飯，常丞相一個勁兒往她碗裏夾雞腿。素素剛夾起碗裏的雞腿，就聽她爹說——

「素素，後天宮中設凱旋宴，皇上讓你彈琴，你可別給爹丟臉啊。」

素素手中的雞腿「啪答」一聲掉在桌上。

她拾回筷子，挑了一塊東坡肉給她爹，討好道：「爹，彈琴的方式我想別出心裁一點，您看可以嗎？」

常麒瞧著女兒，「行，只要別讓虞家那小子搶了風頭，怎麼都行！」

坐在在一旁沉默扒飯的丞相夫人心虛地看了眼女兒。她的女兒她知道，女兒跟虞家小子那點事她也是再清楚不過。

這些年她一直瞞著丈夫讓女兒學武，反倒使女兒荒廢了琴棋書畫，上一次太后壽宴作詩，若不是虞家小子幫忙，如何能蒙混過關？

素素娘弱弱道：「老爺，不如讓素素去舞劍？虞家小子展示的是武藝，若素素劍舞得好，可不就能在氣勢上壓他一籌？」

常麒瞥了一眼夫人，「素素是那種粗莽女子嗎？素素這細胳膊細腿的，哪裏能舞劍？你以為素素跟妳一樣……」

素素娘以前是個女捕快，她年輕時有一顆爺們心，生了素素後才開始有點當家主母的樣子。常麒一直不讓素素學武，擔心素素跟她娘一樣跑去當了女捕快。

聽了她爹的話，素素看了眼自己一雙肉胳膊，抬起下巴可憐兮兮看她爹：爹，說話要憑良心啊，我怎麼會是細胳膊細腿的？

於此同時，虞柏舟也在糊弄他爹。

虞仲在飯桌上說了許多這些年在外征戰的事，虞柏舟聽得很認真，且將那些戰役一一作了分析。父子倆吃完飯後促膝長談，從軍陣討論到實戰，虞仲發現兒子不僅能破解一些曾經讓他頭疼的軍陣，居然還能提出更好的建議。

虞仲覺得兒子是個天才，不去打仗太可惜了！

過兩天，皇帝在乾極宮大擺宴席。

宴席上，皇帝顧乾帶著皇后、太后坐在主位，常麒跟虞仲分別坐在臺下首位兩側。兩個老頭你觀我、我觀你，一直拿鼻孔看著對方。既是凱旋宴，主角自然是在外征戰多年的虞大將軍，他握著一杯酒說了些慷慨激昂的話，使得那些文臣武將們個個熱血沸騰。

素素害怕她爹知道自己不會琴棋書畫後，從此不再給她吃雞腿，便跟虞柏舟商量出了一個應對之策，兩人打算對調身分。

她在偏殿換好男裝後，雀躍地搜了搜虞柏舟的衣角，「柏舟，你看我英不英俊？」她代替柏舟跟荊龍過招，比她遇到會殺人的土匪還要激動。

虞柏舟臉色青黑，嘴角抽搐得厲害，他現在的心情跟素素不一樣，素素要扮成男裝，他自然也要扮成……女裝。

素素是一身玄色男裝打扮，以黑布遮面。十四歲的素素跟十五歲的柏舟個頭差不多，如果不看臉，還真分辨不出兩人。

凱旋宴開場舞結束後便是素素上場和荊龍過招，過招結束後，虞柏舟戴面紗上場，代替素素彈琴。為保萬無一失，虞柏舟特地請求將摔跤改成「馬上過招」，這樣一來就能避免素素跟荊龍近身接觸。

開場舞結束後，男裝素素蒙著面，騎著一匹青驄馬，提劍出場。

荊龍見她蒙著臉，以為她是身體不適，忙問：「公子可是身體不適？」

他沒見過虞柏舟，更不知道他的聲音，素素深知這一點，特意壓著嗓子讓聲音顯得粗魯些，「無礙，我怕跟荊副將過招，弄花了臉。」

荊龍：「……」

好一個愛美的公子哥！

素素自己也覺得這話未免說得有點矯情，忙又接著說：「素素說臉花了不嫁給我。」荊龍的嘴角微抽，覺得他是在諷刺自己。他今年二十整，未娶親，原來是因為臉上這道刀疤嗎？

素素說完這句話又覺得不妥，她也見到荊龍臉上的刀疤。她忙道：「荊副將，我沒別的意思……我不是嫌棄你長得醜。」

這句話直接戳中荊龍的軟肋。

居然嫌棄他醜？荊龍伸出手打住她的話，對著她拱手道：「公子，開始吧！」

虞柏舟蹲在宴席一隅看著場中，由於距離過遠，也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客套話。素素真沒有說他醜的意思，反倒覺得他臉上有道疤很有男子氣概，可荊龍根本不聽她解釋，她有點著急。兩人的劍在空中碰撞，擦出火花，雙劍對峙僵持不下，素素趁著這個機會跟他解釋，「荊副將，我真的不是嫌棄你醜！」

「夠了！」荊龍因為她的話手一抖，那顆無堅不摧的心頓時被她打擊成渣。

素素被他這麼一吼，不開心的扁了扁嘴。

荊龍瞧著她的眼神，愣了一下。小公子……還委屈上了？

素素心裏很委屈，她明明就不是那個意思。

被他這麼一吼，她也有點生氣，抓住韁繩俯下身，趁著他不注意，用馬鞭纏住他身下的馬腿，她發起蠻力用勁一拉，棗馬兩條前腿跪地，吃痛長嘯一聲，荊龍一個不穩跌下馬。

荊龍在地上滾了一陣，等他起身，素素已經駕馬而去。

這一場荊龍輸得倒也服氣，他居然被個小少年輕易激怒，活該他輸！

下場後，素素將馬丟給太監，逕自跑去偏殿找虞柏舟。虞柏舟正要問她有沒有傷到哪，不想她扯了面巾，嘴一扁就哭了開來。

素素喜歡哭鼻子他知道，忙問她是不是傷了哪兒？

素素吸吸鼻子，委屈說道：「柏舟，我真的沒有嫌棄荊副將長得醜，可是他對我發火！」

原來就為這點小事，虞柏舟實在不知該如何勸她。

素素緩過神來，才發現虞柏舟已經換了衣服。她看著虞柏舟這身打扮，臉上淚痕未乾，又「嘆噓」一聲笑開。

虞柏舟穿著淺紫菊花刺繡鑲邊粉色對襟褶子，雲絲曳地裙，頭髮梳成百合髻，配以寶藍點翠珠釵，微飾妝容，還真有幾分姑娘模樣。他手裏正拿著海棠紫面紗，如果只看一雙眼睛，還真是男女莫辨。

素素望著他，突然有點自卑。柏舟……太美了！

如果讓她用一句話來形容虞柏舟，她必是將柏舟比喻成藕粉桂糖糕，品相雪白，看起來細膩甜美，可口誘人。

她一下就餓了，揉著肚子舔了舔嘴。

虞柏舟看見女扮男裝的素素對著自己舔嘴，打了個冷顫，他有那麼一瞬間覺得素素對他有不軌之心，這個念頭一冒出來，他自己都嚇了一跳。他不是小姑娘，素素也根本不是男子！

他用指腹壓了壓額角，覺得自己魔怔了。

素素覺得他這模樣特下飯，拉著柏舟的衣袖搜了搜，「柏舟，以後我們經常這樣玩好不好？」

虞柏舟嘴角抽搐得厲害，男扮女裝一次就夠了，再有第二次他寧願抹脖子。自從他跟素素陰錯陽差對調了文武技能，他就再也沒睡過一天安穩覺。

他不是沒想過學武，只是學武之後便沒太多時間看書，比起習武他更喜歡讀兵書，大齊千冊兵法軍書無一沒被他翻閱過，軍書上的陣法也沒有他解不了的。

剛才素素跟荊龍交手過招耗費了不少體力，這會兒她餓得前胸貼後背。她揉著肚子，可憐兮兮看著虞柏舟，「柏舟，我有點餓了怎麼辦？」

虞柏舟歎了聲氣，從懷裏掏出一塊用黃緞包裹起來的松鴨油捲遞給她。他早就知道這丫頭是餓不飽的飯桶，早有準備。

素素接過松鴨油捲，歡愉地往嘴裏塞，吃得滿嘴都是碎沫子。

「慢點吃，別噎著。」

接著該換自己上場了，虞柏舟深吸一口氣，揣著一顆猶如奔赴前線的心，戴上面紗抱著琴，拖著長裙，款款朝前殿走去。

虞柏舟離開後，素素換回一套跟虞柏舟身上穿的一樣的女裝，繼續蹲在牆角吃鴨油捲。她一心只顧著填飽肚子，有人進了偏殿也渾然不知。

站在她身後的是個翩翩少年郎，穿著藍色綾緞袍子，跟虞柏舟差不多高。

少年見她吃得香，俯下身輕聲問她，「好吃嗎？」

素素嚇得手一抖，鴨油捲掉在地上，酥脆的皮兒摔得細細碎碎，她看著地上慘不忍睹的鴨油捲，怪心疼的，櫻紅小嘴一抿，跺腳，指著眼前的少年，「你賠！你賠我鴨油捲！」

顧今朝本在外頭坐席，到了一半覺得無趣，就離了席四處走走。他不知不覺走到偏殿，老遠瞧見一個小丫頭蹲在牆角吃東西，心生好奇就過來瞧了瞧。

這會兒他被素素指著鼻子，當下變了臉，冷冷瞧著她——沒人敢這麼指著他。

顧今朝打量著素素，眼前這小姑娘生得挺好，白皙的臉龐，杏眼粉腮，蹙眉嘟嘴的模樣有幾分可愛。他被素素這副摸樣逗得忍俊不禁，「你是哪個宮的宮女？」

「你才是宮女！」素素瞪著他，憤憤然道：「我是常素素，不是宮女！」

常素素這名字在梓鄆城內幾乎無人不知，前年她在太后壽宴上作了一首賀壽詩，眾人驚為天人，太后常在自己耳邊念叨常素素，如今他總算見到了本人。

素素不喜歡眼前這個少年，覺得他看自己的眼神很奇怪。於是飛快跑出側殿，留下顧今朝一人在原地發愣。

顧今朝望著飄去的那一抹紫色身影發呆，心裏「嘶」了一聲：好快的步子！

素素回到前殿，用手帕擋住臉躲在最角落的位置看虞柏舟。她到時，虞柏舟已經彈奏完畢，彈得不好不壞，他抱著琴速速下場，接著是跳舞的宮女銜接上場，這一來一去，剛剛好。

下場後他去換回衣服，兩人各歸各位，坐回席上，一個扮演乖乖兒子，一個扮演乖乖女。

宴席接近尾聲，虞仲向皇帝請命，讓虞柏舟從軍——其實這事兒虞大將軍完全可以自己作主，他多此一舉告訴皇帝「我要帶我兒子從軍」，無非是想在文武百官面前炫耀兒子。

皇帝賞賜了虞柏舟一把龍泉劍，虞柏舟接劍時手都是抖著的，他覺得自己的好日子就這麼到頭了。

常麒自然不會讓虞仲獨佔風頭，他也向皇帝請命，懇求皇上給女兒指一門親事。三王爺顧今朝十五歲，已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紀。

皇帝正要開口賜婚，被素素打斷，「我要嫁柏舟！除了柏舟我誰也不嫁！」

素素的聲音清脆，滿殿譁然。

常麒跟虞仲當場愣住，兩個老頭相互看了一眼，虞仲臉上立馬笑出褶子，要是素素真的嫁來將軍府，他就能在氣勢上壓常麒一籌。

虞仲覺得自己很佔便宜，心情愉悅。

皇帝顧乾今年二十二歲，心思縝密，心想虞常二人一個是鎮國大將軍，一個是丞相，一文一武，如果這兩家成了親家，他們日後在朝中可謂一手遮天。

他看了眼太后，衝著他母后使了個眼神。

太后忙笑道：「常愛卿，你急什麼？素素如今未到及笄，還是個小姑娘，你就想將她嫁出去嗎？哪有你這般狠心的爹！哀家看啊，這事不急。」

賜婚被拒，素素又當著文武百官的面說要嫁入將軍府，常麒那張臉甭提多難看。

當天晚上回府，素素就被罰跪搓衣板。

這也是常丞相頭一次罰素素，他沒想到女兒居然在宴席上說出那樣不知羞恥的話！

更深露重，素素跪在院子裏冷得直打哈欠。半夜裏她娘來給她送了幾次吃的，被她爹給攔下，她爹氣得青筋直暴，將她娘送來的糕點統統打翻在地。

素素一直跪到亥時，實在太睏了就躺在青石板上抱著塊石頭睡了過去。她醒來時已經躺在床上，渾身痠疼，一睜眼首先看見丫鬟肥肥那雙大眼睛。

肥肥扶著她坐起來，遞了碗藥給她，聲音像剛哭過似的，「小姐妳可算醒了，妳都睡了四天！肥肥以為妳……以為妳再也、再也起不來了！」

素素沒想到自己睡了這麼久，她揉著腦袋問道：「這幾天柏舟有來看過我嗎？」

肥肥點頭，「虞少爺來過，但是被老爺給轟走了。老爺說，虞家公子想娶妳，門都沒有！對了，虞少爺讓我告訴妳，他已經去了東坡大營。」

素素激動地一拍床板，「柏舟這麼快就去了軍營？」

肥肥點頭道：「是啊，虞少爺還說這一去多則三年，少則一年。」

她將面臨跟柏舟分別一、兩年，她怎麼可能受得了？趕緊下床，匆匆忙忙開始穿衣服。

肥肥見她突然起身，疑惑問道：「小姐妳這是要幹麼啊？」

素素一臉堅定，「我也要從軍！」

肥肥被她一句話嚇得直打哆嗦，忙拽住她的胳膊，「小姐，小姐您可別胡鬧，被老爺知道了妳免不了又要吃苦頭，連著肥肥也得挨板子。」

聽她這麼說，素素倒是平靜下來，她眼珠子骨碌一轉，心裏有了主意，「肥肥，我想吃棗泥糕。」

肥肥一聽她想吃東西，眼睛一下亮起來，「小姐妳等著，肥肥馬上去給妳拿！」

就在肥肥去廚房拿棗泥糕的空檔，素素匆忙寫下一封信，拿了些銀兩便跑出了丞相府。

丞相府的守衛對素素來說，從來都是不堪一擊。

第二章 這是什麼味兒

素素從丞相府一路跑到城北，她在綢緞莊置了件布衣男裝，綰了男子髮髻，背著包袱瀟瀟灑灑地又往城西走。

素素聽說虞大將軍的部下在那裏招兵，打算先過去探探情況。大齊男子從軍須年滿十五歲，她今年十四歲，且還是個女兒身，如果她以自己的身分從軍，怕是還沒進軍營就被她爹給拎了回去跪搓衣板。

她現在只盼著能順利混進軍營，見到柏舟她就心滿意足了。幾年見不到柏舟是其次，她擔心柏舟在新兵營被欺負，就柏舟那手無縛雞之力的模樣，哪裏能打仗立軍功啊？

虞柏舟雖是虞大將軍之子，但進了軍營就得跟平民百姓一樣，從最底層開始爬。大齊有規定，非軍功不予爵賞，像柏舟這樣的豪門貴胄，沒有立功就不能升遷。素素想到柏舟手無縛雞之力，別說是殺人，殺雞他都手抖，上了戰場，他只有挨打的分兒，哪裏能打別人？

到達城西招兵處後，她看見靠著城牆處搭了幾個帳篷，周邊圍著木頭柵欄，中間留一處缺口做門，兩邊分別有兩名面容威嚴的士兵把守。

招兵處在最中間的帳篷裏，此時報名從軍的隊伍已經排了老遠，約有數百人。大齊從軍的條件素素曾聽柏舟提過，在招兵處登記後，便有人領著去驗身，驗身的目的倒不是驗是男是女，而是驗身高以及身體有無殘缺。

素素躲在隊伍中觀察形勢，摸著下巴思忖該如何逃過這一環。如果能躲過驗身這一環，她就能成為新兵，成功進入東坡大營。

她從午時一直排到申時，肚子餓得咕咕叫。她前面、後面的人都自備乾糧跟水，偏她只帶了幾顆不能果腹的蜜棗，且早在一個時辰前，就被她給吃個乾淨。

她望著前面身高八尺、留著鬍鬚的壯漢，吞了口唾沫，「大叔，我給你錢，你給我一個餅子好不好？」

壯漢聽見細細的聲音，轉過身看著個子只到自己胸口的素素，豪爽地取了一個餅子給她。臨走前他娘子千叮嚀萬囑咐，要他跟同軍營的人搞好關係，指不定其中哪一個日後就當了大將軍，到時候他就可以抱抱大腿。

壯漢聲音粗獷，「小兄弟，俺今年整二十，叫莊牛，你叫我大牛就成。」

素素一門心思在他手中的餅子上，接過餅子就跟惡鬼似的啃起來，她根本沒聽莊牛在說什麼，快速解決完一個餅子，舔舔嘴抬頭問他，「大叔，你能再給我一個嗎？」

「俺叫大牛。」說話間莊牛又遞給她一個餅子。

素素快速解決完，還是餓，她習慣一天吃六頓，一頓要吃五碗飯，少一碗都不成。她以為報名會很快，哪知道一等就是幾個時辰。

她抬眸，可憐兮兮望著莊牛，「大叔，您還有嗎？我給你錢！」

莊牛摸了摸乾糧包，沒了。他看著眼前這個個子小小、皮膚白嫩的少年，被她的食量給嚇住了。

這小兄弟，比他們家的大母豬還能吃呢！

素素摸出一錠銀子塞進他懷裏，繼而轉過身眼巴巴望著身後的人。在她身後排隊

的是個跟她個子差不多的少年，少年方臉黑眸，皮膚黝黑。剛才素素連吃兩個餅子他可是看見了，他也看見素素給了大鬍子一錠銀子。

少年忙將懷裏兩個窩窩頭遞給她，「隨便吃！」吃完給銀子就成。

素素沒想到少年這麼大方，接過來兩個窩窩頭就啃。

吃完窩窩頭她勉強算飽了，轉過身去繼續排隊。

少年見她沒有給銀子的意思，愣了一下，膽怯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「這位小兄弟，說好的給銀子呢？」

素素一雙杏眼睜得圓圓的，有些驚訝，「你沒說我要給你銀子啊！你不是請我吃的嗎？」

「……」少年心口疼。他剛才好像是沒說要收錢，但是不代表他沒那個意思啊！

素素拍著他肩膀安慰他，「受人點滴當湧泉相報，我下次請你吃三個大饅頭好不好？」

少年怯怯地伸出五根手指頭，「五個！」

素素點頭，「成，五個就五個！」不是她吝嗇，而是她真的沒銀子了。她出來時身上就沒帶多少錢，置辦了男子穿的衣服，又給了方才那壯漢一錠銀子，自己就只剩幾個銅板了。

素素也不是那種不講理的人，人家對她好，她自會記在心裏。

她問少年，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少年跟她說話明顯有點膽怯，弱弱道：「我叫蘇周。」

素素「哦」了一聲，點頭說：「我叫素素。」

蘇周「呀」了一聲，「妳叫蘇素，我們豈不是同姓？」

「你姓素？」素素心生奇怪，原來有人姓這個姓啊。

就在他們相互自我介紹的時候，剛才那名壯漢也插了話進來，「我叫莊牛！你們叫我大牛就成。」

素素點頭說道：「大叔，你的名字很霸氣啊！」

「……」莊牛無言。「小兄弟，你叫我阿牛吧……」

他的話剛說到一半，素素就撇過頭去跟蘇周聊開。見素素不理他，大牛一顆壯碩的心受到了傷害，他覺得這小兄弟是故意不聽他把話說完的，一點都不尊重他，難道是因為自己收了他一錠銀子嗎？

素素問著跟自己差不多大的蘇周，「你為什麼要來參軍啊？」

蘇周憨厚的抓了抓腦袋，「我們村那個算命的說，我是個當將軍的料，你呢？」

素素一雙漆黑的眼睛骨碌一轉，「我娘說，當將軍能隨便娶媳婦兒！想娶多少娶多少。」她以後要是當了將軍，就娶柏舟，讓柏舟穿姑娘衣服坐花轎，她穿著男子衣服騎大馬，那場面一定極威風！

一旁的莊牛又見縫插針道：「俺媳婦兒說，軍中月俸高。」他說完這句話，發現素素跟蘇周已經蹲在地下討論以後在軍中的遠大抱負，壓根沒人理他。

素素說：「我要當將軍，騎大馬，娶媳婦兒！」

蘇周說：「算命先生說我能當將軍，我就能當將軍！」

素素說：「那你當將軍了，我當什麼啊？」

蘇周想了想，說：「那我做正將軍，你做副將軍！」

莊牛無語。他只聽過副將，可沒聽說過有什麼副將軍啊？他抬手扶著脹痛的額頭，看著地上蹲著的兩人，感歎：果然是兩個小娃娃。

半個時辰後，總算輪到了他們，三人一起進了帳篷。

讓素素沒想到的是，負責招兵的竟是前幾日在凱旋宴上被她打落馬的荊龍。

素素生怕被他認出來，縮了縮脖子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

荊龍穿著一身玄黑鎧甲，指骨分明的手握著腰間掛著的寶劍，踏著一雙黑色軍靴踱來踱去，仔細觀察著他們三人。

素素屏住呼吸，低著頭聽著他鎧甲碰撞發出的「鏗鏘」聲，一顆心直打鼓。

荊龍臉上雖有道疤，但好在他五官俊朗，皮膚是小麥色，下顎線條硬朗，其實也不難看。他走到素素面前停下，鐵骨錚錚的硬漢氣息壓得素素不敢抬頭。

荊龍看著她，語氣冷硬，「抬頭。」

素素怯怯地抬頭。

荊龍眉目一蹙，問她，「我們是不是在哪裏見過？」

素素忙將頭搖成波浪鼓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「回將軍！俺從來沒見過將軍這麼俊的男人！」連口音都改了，學了莊牛。

荊龍先是一頓，暴躁如雷道：「你給我好好說話！軍營可不是你滑頭的地方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素素嚇了一跳，荊副將……好凶啊。她低下頭，扁扁嘴，想了一會兒才弱弱回答道：「蘇……素，蘇州的蘇，素衣的素。」

「沒吃飯嗎？大聲回答我，你，叫什麼？」荊龍握劍的手一緊。

素素被嚇得打了個顫，抬頭挺胸夾臀，眼裏含著淚花，「回將軍，我真的沒吃飯！」

荊龍的脾氣素來不好，被素素這麼一氣，怒火直沖頭頂，他伸手抓住素素衣領，一把將她給拎起來，咬牙切齒道：「給我大聲點！」

素素雙腳一下騰空，見荊龍這麼凶，扁扁嘴，要哭了……

荊龍看見她一副要哭的樣子，頓覺心煩，怎麼跟個娘們似的，還怎麼打仗？

他一把將素素給扔開，不耐煩地對著一旁的士兵擺擺手，「一看就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公子，給我扔出去。」

素素一聽荊龍要將她給扔出去，霍地從地上站起來，拍拍身上的灰塵，「將軍！

我能負重五斛，行五十步！我還能打人，打野獸！」

荊龍看了她一眼，「你？」

素素認真點頭。

荊龍看著她問道：「你可知我們對士兵考核的負重是多少？行多少步？」

素素不知，搖頭。

荊龍嘴角滑過一抹輕笑，「負米兩斛，行三十步即合格。你若能負重五斛，行五十步，已經是飛騎營的標準。」說完，他上下打量素素，那眼神似乎在說：你能扛著幾百斤的重物行五十步？那才見鬼了！

一個時辰後，東坡大營——

訓練了一天的虞柏舟總算歇了下來，他的四肢痠疼乏軟，似乎已經不是自己的了。即便這樣，他仍是摸出一本兵書看著。

他才看沒一會兒，就有同營的士兵將他給拽了起來，「虞兄，聽說今天荊副將招了個新兵，能負重五斛行五十步，他還誇下海口，說若做不到就當場將頭砍下來給荊副將當凳子坐，如果他做到了，荊副將就跪下叫他爺爺！」

虞柏舟從鼻孔「噦」了一聲，「《太白陰經》裏曾提過，『巨力之士』能負重五斛行五十步，那新兵敢誇下海口，必然是有能力的。」

同營的士兵一跺腳，道：「我剛才可去看了，那新來的跟你一樣瘦弱，腿都沒荊副將胳膊粗，長得白白嫩嫩的，那個新人叫什麼蘇素，聽名字就很娘們，他能負重五斛？」

虞柏舟一下站起來，「你說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蘇素。」

虞柏舟默念這名字，心中生起一絲不祥的預感。難道是素素？

他將手中的書胡亂塞進懷裏，拉著那同營的士兵問：「他們在哪兒？」

「在校場，要不要一起……」

他的話還沒說完，虞柏舟就已經邁開腿朝校場跑去。

他幾乎有把握，蘇素就是素素。素素天生力大，十歲的時候就能負重五斛，行五十步，這事他可是親眼見過的。那時他還感歎，素素若是個男子，日後定是個矯健的將軍。

他不敢想，若素素來了軍營，日後該怎麼辦？進了這軍營一旦登記在冊，想再出去怕是難上加難，若是私自出逃，被抓回來會被當成逃兵處置。

校場此刻已是一片沸騰，有不少士兵圍成一圈，衝著圈內的人助威。虞柏舟擠進去，看見荊龍著一身玄黑鎧甲，握著腰間一把寶劍，威風凜凜立在一旁打量著身材矮小的素素。

他看清楚杵在人圈中的素素時，倒抽一口涼氣，差點沒一翻白眼暈過去。

這丫頭也太無法無天了！

素素穿著靛青短褐，袖子往上一捋，露出兩條白皙的小手臂，有點小肉，光潔的胳膊如嫩藕一般光滑細膩。這般白淨的胳膊，看得圍觀的男人直瞪眼。

「哟，你看他那兩條胳膊，細的，白的……啧啧。」

「這麼細的胳膊，可不一擰就斷？」

「這小兄弟能負重五斛，我把頭砍下來給他當凳子坐！」

虞柏舟現在真想衝過去，把素素的兩條袖子給抹下來。

聽著人群中的質疑，素素全然不當一回事。她捏捏鼻子，拎起腳下一袋米，輕輕鬆鬆扛在肩膀上。一袋米大概有一百來斤，她扛上一袋，扭頭對旁邊的士兵說：

「全給我加上。」

兩名士兵看了她一眼，又遲疑地看了眼荊龍。

荊龍板著一張臉，「給他加！」

兩名士兵得令，將餘下的米一袋一袋往她背上加。

周遭的士兵看得倒吸一口涼氣，本以為她連一袋米都扛不了，沒想到她連扛五袋米竟還能站得穩！

素素長吸一口氣，「真難受……」

荊龍嘴角一勾，暗自譏笑：撐不住了嗎？呵呵。

素素艱難地扭了扭脖子，「這種姿勢扛東西可真難受，不過還好，東西不重。」

眾人：「……」

東西不重？！死小子嘴硬吧！嘴硬吧？！

素素小心翼翼扛著近六百斤的米，緩慢地往前走。身上重物雖壓身，但她還能堅持得住，以前在山上習武時，負重幾百斤上山她都能堅持住，這點重量算什麼！只是，她每走一步，肚子就「咕咕」叫一聲，她走了五十步，肚子就「咕咕」叫了五十聲，走到第五十一步，素素將背上東西「砰」地一聲扔在地上，揚起一陣塵沙。

素素揉著肚子，整個人餓得都煩躁了，她現在餓得想打人啊！

圍觀的士兵們，除虞柏舟外，都驚訝不已。

荊龍也驚呆了，他今天總算懂了一句話——人不可貌相。先前，他跟素素打賭，若素素能負重五斛行五十步，他就得叫她一聲爺爺，若不能，素素把頭割下來給他當球踢。

素素贏了。但她也不傻，可不想一進軍營就得罪副將。她揉著肚子說：「荊副將，我用剛才那個賭約換點吃的好不好？你也不用叫我爺爺，就給我吃的就好。」

荊龍好歹也是一軍副將，對方給他臺階下，他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。「好。」

當下命人將素素安排進新兵營。

素素被什長帶進新兵營，左顧右盼，東張西望地走了一圈，卻連跟柏舟身材相似的人都沒有發現到。

新兵營軍帳中，帳內的床一字排開，皆是由簡易木板搭建而成。掀開帷幔一進去，男人的汗臭味及靴臭味頓時撲面而來，這股味道噁心得讓素素趕緊掀開帳子跑了出去。

領她進軍帳的什長見她突然跑出去，也不明所以地跟了出來。新兵營軍帳小，一個帳篷睡十個人，什長就管這帳裏的人。

什長剛才也目睹了素素負重五斛，打賭贏了荊副將，知道她是個有本事的，對她也就相當客氣，「蘇小弟，你沒事兒吧？」

素素蹲在軍帳外乾嘔，「裏邊什麼味兒啊？」

什長一副習慣了的樣子，「哦」了一聲，「當下這時節烈日當頭，營中又比不得外面，不好洗澡，難免這軍帳裏有味兒，也實在是正常。」

素素吸了吸鼻子，可憐兮兮地望著什長，「我能單獨睡一間嗎？」

什長道：「你開什麼玩笑？營中除了虞大將軍以及驃騎將軍、車騎將軍、左右將

軍，誰能獨睡一帳？就連荊副將也是與人同睡。」

素素突然想回家了。

什長又說：「小兄弟，看你長得白白淨淨，應是個富家公子哥兒吧？這裏可比不得外頭，你現在已經正式入營，想回去啊，難嘍！行了，最裏面那個鋪位是你的，你先過去收拾收拾，我去安頓其他新兵，待會兒自有人來給你送吃食。」

素素木訥地點點頭，緩緩站了起來。

她掀開布幔，又是一陣惡臭撲面而來。怪不得她娘總是說臭男人、臭男人，還真是臭！

她在門口站了會兒，憋了一口氣又進去，迅速走到自己鋪位前，疊好被子，鋪好床。

她奔波一天，又累又餓，四仰八叉地躺在褥子上，抬頭望著帳頂發呆。

現在算是混過了驗身這一關，那麼接下來呢？難道讓她一個姑娘跟一群臭男人睡一起？

素素欲哭無淚，她有點後悔了，後悔了，後悔了……

就在她抱著被子悔不當初的時候，虞柏舟拎著一桶白米飯，掀開帷幔走了進來。他將飯擱置在帳中四方桌上，看著抱著被褥滾來滾去的素素，問道：「怎麼，現在後悔了？」

素素一聽這熟悉的聲音，抱著軟乎乎的被褥霍地一下坐起來，跳下床，衝過去一把抱住虞柏舟的腰，小腦袋在他胸口猛蹭，聲音帶著哭腔，「柏舟……」

見到柏舟，她又沒那麼想回家了。

虞柏舟拉著她坐下，給她盛了滿滿一碗飯，「快吃，吃飽了肚子我帶你去見爹，讓他送你回去。」

素素扒了一口飯，一聽柏舟要送她回去，「砰」一聲放下手中的碗，嘴噘得高高的，「我不回去！我要跟你在一起！」

虞柏舟看著她，「即使你今天不回去，隔天你爹也會帶人來軍營將你帶走。」

素素嘻笑道：「不會，我留了信，我告訴我爹我學了武，我要回峨眉山、少林寺找師父們，然後去學劍客浪跡天涯，兩年後才回家。」

虞柏舟嘴角抽了抽，「這回跪搓衣板的得是你娘了吧？」

素素搖頭，「才不會，我爹那麼疼我娘，才不會捨得讓她跪搓衣板。」

此時丞相府已經亂成一團，常麒看了女兒留的信後大發雷霆，當下派了人去少林寺、峨眉山，而素素娘這會兒正揪著自己的耳朵，跪搓衣板……

素素今天體力消耗太多，吃了一桶飯還覺得餓。她瞅了眼空空如也的飯桶，嘀咕道：「荊副將可真小氣，說好的給我吃飯，結果就拿了一桶……」

虞柏舟說：「你不能怪荊副將，是我故意只拿了一桶。」

素素怒目圓睜，「為什麼啊？柏舟你為什麼不讓我吃飽啊？」

虞柏舟很平靜地說：「你既然選擇留在軍營，就應該習慣吃不飽。新兵一天只有一頓夕食可吃。」

素素：「……」

有病，有病，真有病！素素又有點想回家了，不過她若現在回去，會被她爹打成豬頭吧？

想著她爹發飆的樣子，她縮了縮脖子，一咬牙，忍了——為了柏舟，為了不挨打，一頓就一頓吧！

實在是沒吃飽，但也沒法子，素素揉著肚子，抬頭問虞柏舟，「柏舟，你睡哪兒啊？」

虞柏舟指了指裏面的一處床位，「喏，就在妳旁邊。」

素素長吁一口氣，「真好，不用跟那些臭臭的男人一起睡了。」

虞柏舟知道素素的脾氣，要勸她離開幾乎不可能，所以他才申請調來這個軍帳，以後跟素素也能有個照應。

荊龍跟著大將軍虞仲征南闖北，對虞柏舟格外關照，對他的請求也不疑有他的准了。在軍營裏除了上面幾位將軍，沒人知道虞柏舟的身分。

虞柏舟將厚重的布幔掀開，讓帳子裏進進風，將軍帳內的臭味兒給散出去。

這會兒已是戌時，外頭的天將黑未黑，天色一片朦朧，涼爽的晚風和著新鮮空氣一陣一陣湧進來，空氣頓時清新不少。

俄頃，什長帶著七名新兵回來，其中兩名是同素素一起進軍營的莊牛和蘇周。

莊牛看見素素，「呀」了一聲，「蘇小弟！」

素素衝著他很燦爛地笑了笑，脆生生地叫他，「大叔好！」

莊牛加重腔調，「叫俺阿牛啊！」

蘇周倒沒有叫素素，而是抓著後腦杓衝著她笑了笑。

緊接著，什長開始給大家安排鋪位，素素的在最裏面，虞柏舟緊挨著素素，依次往外是蘇周、莊牛、什長自己，再來就是其他幾個新兵了。

素素平時便喜女扮男裝，加之她經常同虞柏舟混在一起，對「男女授受不親」的規矩倒沒有多在意，此刻她心裏也沒想那麼多，只是單純地覺得「好玩的日子要開始了」。

虞柏舟比他們早來幾日，這會兒他給大家講了一下軍中諸禁，「這軍營比不得外頭，禁凌弱、禁夢語、禁賭博、禁偷盜、禁嗜酒，禁止夜裏大聲喧譁。」

素素坐在長條凳上，懶洋洋地撐著下巴，「禁夢語，是晚上不許作夢、說夢話的意思嗎？」

虞柏舟轉過身，耐心告訴她，「盡量不說，出征在外容易『炸營』。」

莊牛驚訝道：「俺晚上說個夢話，咋就能把營給炸了？」

一旁的蘇周怯怯地說：「炸營也不是真的用火藥炸營地，而是指夜裏有人說夢語、大叫，使得弟兄誤以為是集合，半夜裏造成混亂，導致營亂，這就是所謂的炸營。這種情況通常會在戰事頻繁的時候發生，那個時候士兵們精神繃得緊，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很緊張。」

虞柏舟讚許地看了一眼蘇周，點點頭，也說：「正因如此，軍中嚴禁夢語。一般大家晚上入睡前都會用布封住自己的口。」

素素「哦」了一聲，一副「柏舟懂好多」的神情，一臉崇拜地看著他。

什長李大狗覺得虞柏舟懂得很多，不由得感歎，「虞小弟，你才來沒幾日，這些你怎麼都知道？」

李大狗管著這個軍帳的九個人，他雖是這個軍帳的老大，但來新兵營也不過半個月，還沒上戰場打過仗呢。

虞柏舟溫和地笑了笑，「這些是我從兵書上看來的。」

李大狗一臉驚訝：「你還看過兵書啊？看過幾本呀？」

素素一臉驕傲，忙接話道：「我們家柏舟看過好幾千冊兵書呢，倒背如流！」

眾人：「……」這牛吹得有點大了吧？

虞柏舟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尷尬笑笑，「你們別聽她瞎說，大齊兵書也不過千冊，我只看過千冊而已。倒背如流也實在算不上，只能勉強一字不差說出來。」

素素的手撐在桌子上，捧著自己圓圓的臉蛋，她望著虞柏舟的眼神就跟看著自己心愛的雞腿似的，她覺得柏舟越來越有魅力了……

眾人聽了虞柏舟的話，差點沒一翻白眼暈過去。

這牛吹得也太大了啊！

不過對於虞柏舟吹牛這事兒，大家也沒有多深究。人家到底是先來的，愛吹牛就吹唄，也礙不著他們什麼事。

第三章 半夜踢到死人

大家坐一起閒聊了一會兒，相互認識了一下，就該睡了。

大夥收拾好床鋪，素素看著莊牛脫了靴子就往被窩裏鑽，有點嫌棄他，「大叔，你怎麼不洗漱啊？」

莊牛有點小崩潰，裹著被子看著她，「俺叫阿牛。」

素素問：「那阿牛，你為什麼不洗漱啊？」

莊牛指了指蘇周跟李大狗，說道：「他們都沒有洗啊……」

素素順著莊牛的手指看過去，蘇周跟李大狗剛脫完靴子，正準備上床，看見素素的目光朝他們看了過來，兩人頓住，猶豫要不要去洗漱。

素素默默瞪著他們，那眼神就跟小刀似的，蘇周和李大狗被她瞪得很不自在，覺得自己像做錯了什麼事，最終還是起身，趿拉著靴子去外頭洗漱了。

莊牛也被素素看得心裏發毛，想到她能負重五斛，還有一身蠻力，更是發怵，乖乖地從被窩裏鑽出來，跟著他們一起趿拉著靴子去了外面。

同軍帳的其餘五人根本不理會素素，脫了靴自顧自地鑽進被窩裏睡覺。素素對他們也無可奈何，人家不願洗漱她又能怎麼著！

俄頃，虞柏舟掀開帷幔進來，對著素素招手，「素素，過來。」

看見他，素素飛快地跑了出去。

素素前腳剛走，軍帳裏便議論起她跟虞柏舟來，大家都覺得，從剛才一進軍帳就覺得這個蘇素和虞柏舟有些親熱過頭了。

都說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，然而男人多的地方，也不見得好多少。

虞柏舟帶著素素到了一個偏僻的地方，他剛才打了盆熱水放在那裏。他讓素素坐在光滑的石頭上，將熱水端了過來。

從城裏到東坡大營，他知道素素走了不少路，便去荊龍那裏要了木盆以及熱水，來給她泡腳。這種事情他可不敢在旁人面前做，素素現在是男人身分，他對她好，可會遭到別人口舌議論。

他蹲下身，替素素脫了靴，將她腳上的羅襪脫下來搭在自己肩膀上，握住她兩隻白嫩的小腳往熱水裏摁。

素素被燙得「嘶」了一聲，「柏舟，你幹麼啊？好燙啊！」

虞柏舟替她捏了捏腳上的穴位，淡淡道：「燙豬腳。」

素素扁扁嘴，有些不開心，「好疼啊……」

虞柏舟歎了聲氣，看著她，「妳這就叫疼啊？要是不給妳泡泡，明兒個訓練可有得妳吃苦。」

素素看著他，眼神清澈，「訓練很苦嗎？」

虞柏舟抬頭對上她那雙清湛的眸子，想說是，但轉念一想，素素以前在山上學武時，辛苦程度並不見得會比在軍營裏差。

素素的面容在火光的照耀下顯得更加白嫩水潤，就跟剝去皮的荔枝般。想到素素為他來到軍營，有點心疼，他說：「軍中比不得外面，軍士們的腳想泡個熱水都很不容易。以後妳就得跟我們一樣，用涼水洗漱。」

軍中不乏愛乾淨的男人，但在軍營裏洗漱是件很麻煩的事兒，久而久之，再愛乾淨的男人也變得不修邊幅了。

夏天軍士們洗澡，也就是站在軍帳外脫了衣服拿水沖，冬天嫌冷，乾脆就不洗澡了。

虞柏舟頓了頓又說：「素素，以後妳進進出出都跟著我，不可單獨出入，知道嗎？」素素乖巧的點點頭，聲音清脆，「知道了。」

站在男人的角度，他希望素素能回家，當大小姐，而不是在軍營中，跟一群男人混在一起，但是素素的脾氣他知道，這丫頭一根筋，倔強起來八頭牛都拉不回。他現在盡可能做的，是保護好素素。

虞柏舟是第一次給素素洗腳，他發現素素的腳上有許多繭子。她腳上的繭應是長年練武造成的。

她一邊泡腳，一邊摸著自己的臉說：「柏舟，我還沒洗臉呢。」

虞柏舟「嗯」了一聲，「泡完腳我去給妳打水。」

素素問他，「有牛奶和珍珠粉嗎？」

他疑惑問：「要這些東西做什麼？」

她瞪著大眼睛看著他，「敷臉啊，我娘說了，女孩子要天天敷臉。」

虞柏舟吸了口氣，「那這習慣妳以後得改改，軍中生活艱苦，沒這般奢侈。」

素素有點失望，接著又說：「那就只要奶好了……」

虞柏舟看著她，「非要這東西？」

她點點頭，「沒有奶敷臉，變醜了怎麼辦？」

虞柏舟思忖片刻，點頭說：「那好，待會兒我去找荊副將。」

他將素素的腳從熱水裏撈出來，就在他不拘一格的用衣服下襬給素素的腳擦去水

漬時，身後來了兩個人，一瘦一胖，面相不善。

「瞧瞧，這是誰啊？這不是那個愛看書的小子嗎？不是說文人清高，怎麼跑來給人洗腳了？」胖子覷了眼虞柏舟，調侃道。

瘦子走過去將腳伸到虞柏舟面前，譏笑說：「小子，來給你小爺也洗洗，看看香不香。」

虞柏舟心無旁騖，替素素穿上靴子，柔聲問她，「怎麼樣？腳有沒有感覺舒服一點？」

素素點頭，「嗯」了一聲，「舒服多啦！」

站在他們面前的瘦子腳還懸在半空未曾放下，他見虞柏舟不理他，頓生了幾分尷尬。

沒想到如此文文弱弱的書生，這般膽肥，竟敢不理他！這是在公然挑釁他嗎？

他嚥不下這口氣，「砰」地一聲，踢翻素素的洗腳盆。

素素被濺了一身的洗腳水，蹙著眉頭「呀」了一聲，她站起來扶著虞柏舟的胳膊，撇過頭問他，「柏舟，這兩人你認識嗎？」

虞柏舟淡淡掃了一眼那一胖一瘦，語氣寡淡，「不認識。」說罷，便要拉著素素離開。

瘦子氣得在原地直跳腳，新來的兵可真是氣焰大！

這瘦胖二人是軍中最早來的一批新兵，平日裏就愛欺凌軟弱新兵，他們一早便盯上了文弱的虞柏舟，琢磨了幾日，才想出了整治他的手段。

至於整治他的原因嗎……誰讓這小子搞特殊，有事沒事就拿本書看。

瘦子被虞柏舟無視，頗覺自尊受損，他實在嚥不下這口氣，指著虞柏舟道：「書生，你給我站住！」

虞柏舟倒也忍得，並不打算理會他。他拉著素素往軍帳走，奈何走沒一段路，便被胖子擋住去路，那胖子高了虞柏舟跟素素整整一個頭，他居高臨下看著兩人，伸手一把拎住了虞柏舟的衣襟。

胖子凶神惡煞的模樣讓素素好生反感。

素素抬頭看著胖子，聲音極是清脆，「放開他。」只她聲音柔軟得無任何殺傷力，這樣的聲音哪裏像個能負重五斛的爺們？

胖子挑眉看了眼臉蛋白嫩的素素，不懷好意的「哟」了一聲，「新兵裏頭竟有如此白嫩的小公子，嘖，連說話都娘裏娘氣的，怪不得書生甘願給你洗腳。」

虞柏舟不是個惹事的主，但這人欺負他不要緊，對素素言語輕佻他便忍受不得。他抬腳踹向胖子下身，踢得他「嗷」一聲慘叫。

素素見虞柏舟踢了一腳，自己也跟著一個手刀過去，砍在那胖子脖頸處。

那胖子還沒叫幾聲，就被素素一掌給劈暈了，倒在地上不起。瘦子見素素一掌劈暈了自個兒老大，嚇得渾身打顫，哆嗦著雙腿發軟，跪了下來，什麼話也說不出。能一掌將他老大打暈，必是有些本事的，惹不得，惹不得，惹不得……

素素看著虞柏舟，見他神色不對，深知自個兒是闖禍了。

果然沒一會兒，虞柏舟柔聲斥責她，「軍中禁打架鬥毆，這點妳需記住，否則我

也保不住你。」

素素忙不迭垂下頭，「哦」了一聲，低聲委屈道：「可是我這不算打架鬥毆啊，他們沒跟我打啊，我剛才只是想嚇嚇這人，哪裏知道我輕輕摸了他一下，他就暈了。」一旁嚇得打顫的瘦子聽了她這委屈的言語，頓時連大氣都不敢出了。大概這就是傳說中的扮豬吃老虎，分明下手這般重，結果反是她說委屈。

這小白臉當真是朵奇葩。

虞柏舟歎了聲氣，將素素拉至身後，對瘦子道：「今夜之事不可告知他人，否則我們四人都免不了受罰。」

瘦子渾身發軟，額頭上滲出些點兒大的汗珠，他指著地上的胖子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可是他……」

素素聲音清脆，「他沒事，只是暈了，明兒個一早就好了。」說罷，她就扯著虞柏舟的衣袖回了軍帳。

他們回去的時候同帳的人都已躺下，闔著眼睛準備入睡。

軍帳內膏油燭未滅，素素縮進最裏邊的床位，待她躺下後，虞柏舟才滅了燭火，摸索著上了床。

大概是有了保護素素的心理，他是側身面朝著素素的。他剛闔上眼沒一會兒，胸前便有東西拱了過來。

素素一頭紮進了虞柏舟懷裏，拽住他的被褥，在他懷裏依賴的拱了拱，她小聲喃喃道：「柏舟，我怕……」

虞柏舟伸出手，拍了拍她的背脊，「不怕，我在。」

他們兩人的低聲耳語被睡在虞柏舟另一邊的蘇周聽了去。

蘇周也惆悵道：「我也怕……」怕明兒個的訓練。

接下來，睡在蘇周旁側的莊牛也翻了個身，長歎一聲，「俺也怕……」怕明兒個吃不飽。

李大狗也長吁一口氣，絲毫睡意都無，「我也怕……」怕明兒個依舊睡不飽。

一句「我怕」如瘟疫一般在漆黑的軍帳中蔓延開來，其餘的士兵也沒睡著，將那句話接了下去。

大家都怕。

總結下來，大家都怕軍營苦悶。

素素不懂了，她怕黑，他們一些大老爺們也怕嗎？

素素依偎在柏舟懷裏，又道：「我想娘了。」

蘇周歎了聲氣，「我想姊姊了。」

莊牛翻了個身，「我想媳婦兒跟兒子了，我兒子才兩個月，連爹都不會叫呢。」

李大狗拿手枕著頭，道：「我想小翠了。」

素素說一句，大家就跟著說一句。素素覺得真有意思，覺得跟大家一起睡通鋪真好玩。

素素問李大狗，「小翠是誰啊？」

李大狗說：「我未過門的媳婦兒，她說等我當了校尉就嫁給我。」

素素「哦」了一聲，「大狗哥，你一定能當校尉的！」

素素的聲音太大，虞柏舟不禁蹙眉，「素素，聲音小點。」

蘇周也道：「是啊，蘇素，妳聲音小點，外頭有當值的人。」

素素吐了吐舌頭，壓著聲音道：「好。」

虞柏舟拍著她的背脊，輕聲說：「快睡吧，明日寅時便要起身。」

素素「哦」了一聲，闔上了眼。

她剛闔眼沒一會兒，便聽「嘖」地一聲，隨後便是臭氣熏鼻。

素素一愣，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——有人出虛恭了！

軍帳不大，是以臭味很快彌漫開來，有人受不了這味便開始嘀咕。本來帳子裏的靴臭跟汗臭已經讓素素的承受能力到達了極限，這會有人出虛恭，讓素素差點崩潰。

俄頃，傳來莊牛虛弱的聲音，「對不住大家，俺放屁了……」

素素將鼻子湊近虞柏舟懷裏，緊緊貼著他的衣服，隔絕了那難聞的空氣。

柏舟的懷裏有淡淡的皂角香，他身上的味道十分舒服。她猛吸一口氣——呼，還是柏舟香。

虞柏舟知道她在想什麼，湊在她耳朵旁輕聲說：「睡吧，明晚我保證讓妳睡個好覺。」

素素點點頭，「嗯」了一聲。

柏舟說明晚能讓她睡個好覺，她深信不疑，便不再多想，也懶得斥責莊牛，闔上眼便睡了。

素素入睡後，虞柏舟仍未曾闔眼，也不敢闔眼，畢竟素素是個姑娘，跟一群男人同睡一帳，他難以放心。

他索性不睡，抱著素素，免她受人侵擾。

到了子時，素素醒了過來，她想小解，便戳了戳虞柏舟的胸口。

虞柏舟很快問她，「醒了？」

素素點頭「嗯」了一聲，聲音有幾分低啞，「我想……去茅廁。」

虞柏舟坐起來，摸索著下了床，點燃了膏油燭。他仔細替素素穿上靴子，拉著她出了軍帳，去了營中那處簡易的茅廁。

素素進去後，他便在外守著，生怕有人靠近。

素素出來後，扯了扯他的袖子，「柏舟，我好了。」

虞柏舟「嗯」了一聲，並未多語，領著她往回走。軍帳外黑燈瞎火，素素走著走著，腳下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，向前打了個趔趄，還好虞柏舟眼明手快拉住她，她才不至於跌倒。

頭頂明月皎潔，月色銀輝灑在地上，讓人勉強能看得清一些物體的輪廓。

素素恍然間看見地上有一大團東西，她回憶了一下剛才腳下的感覺，似乎還軟綿綿的。她俯下身，藉著月光仔細一看，發現躺著一個人，不禁嚇得「哇」一聲大

叫。

不知剛才是踢到那人哪裏，一股血腥味頓時充斥進她鼻腔，味道之腥、之刺鼻，讓她好一陣頭暈。

虞柏舟也顧不得斥責她的叫聲，蹙眉蹲下身，摸出懷中的火摺子吹燃，一細看便瞧見那人身下滿滿是血。

素素捏著鼻子，她討厭這種味道，她覺得血腥味兒可比靴臭、汗臭以及莊牛的屁味還要讓她難受。

虞柏舟探了探那人的脈搏，心裏一沉，低聲說：「素素，他死了。」

「死……死了？」素素頭一次看見死人，嚇得腿都軟了。

與此同時，周遭慢慢亮堂……

Crescent